

◆红色记忆 地名故事

群 昌 水 库

群昌水库的由来

1972年,为纪念阎群昌烈士,洮安县将那金乡兴修的水库命名为“群昌水库”,以志纪念。

群昌水库

群昌水库始建于1972年,1974年6月大坝合垧蓄水,位于洮南市那金镇境内,在洮儿河二级支流那金河上,那金河发源于大兴安岭南麓的大青山。



群昌水库

阎群昌烈士的故事

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点燃了全国军民团结抗日的烽火。阎群昌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河北省安平县南

寨村开展抗日斗争,残酷的对敌斗争使阎群昌迅速成熟起来。1939年,阎群昌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任南寨村村长,带领群众同日伪进行斗争。1944年下半年任财粮助理,年底任区长。1945年9月,阎群昌告别新婚28天的妻子,随冀热辽部队北上,来到东北。1946年7月,他转任洮北县委安区(今野马、那金乡)政委兼区长。当时,永安一带民主政权初建,农民未发动起来,土匪、地主武装猖獗。他带领工作队深入到各村屯,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清算地主,反奸除霸,很快打开局面。

1946年8月4日下午,阎群昌和通讯员高占元来到王富屯,在农会院里开会,土匪陈显和闻讯带百余匪徒包围了农会大院。阎群昌与高占元沉着还击,掩护大家分批突围。阎群昌与高占元在一个仓房里坚守,最后子弹打光了。当土匪火烧仓房时,阎群昌挺身而出,面对凶狂的匪徒,高喊:“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改邪归正,政府一定宽大处理你们。”匪徒用黑布蒙住他的眼睛,将他双手用大铁钉分别钉在马车地板上,放在马车后面拖,鲜血染红了车厢板和车跑过的土地,匪徒们赶马狂奔,阎群昌被活活拖死。高占元也遭土匪杀害。



阎群昌烈士

阎群昌牺牲时,年仅25岁。9月,洮北县政府在瓦房西山为阎群昌烈士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烈士遗体安葬在西山脚下,并树碑纪念。1950年秋,阎群昌灵柩由亲人移往家乡。1951年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洮南县政府处决了杀害阎群昌的匪首陈显和。

如今的群昌水库面貌一新,气势磅礴。水库以防洪灌溉为主,灌溉面积3000亩;辅以养鱼,养鱼水面6000亩;以鲢鱼、鳊鱼为主,鱼味鲜美,年产2.5万公斤左右。

水美鱼肥的群昌水库造福人民,阎群昌的感人事迹永远激励人们奋勇向前。

(中共白城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B 白城记忆

精神灿烂生紫烟

●胡烟

有点人生阅历的人,方能读懂紫藤的美。

紫藤花形态与槐花相似,不起眼,在我们乡下,是不被奉为高贵的。步入中年,偶然在京城紫竹院公园值遇紫藤开花,竟被感动到泪眼婆娑。那棵上了年纪的藤,你以为它干枯了,萎靡了,却在整个冬天里积蓄着力量。天气暖的时候,一夜间开了满树花,那种热烈,像是生了紫烟,繁华极了。过路的人无不被它吸引,驻足,沉默,在心里酝酿着赞美诗。

读懂吴昌硕画里的紫藤,是又一重境界。

记得有一次给某文学杂志投稿,编辑读了我的散文,评价说,过于流畅,容易轻飘。这话给我很多启示。好的作家,文字是有重量的。好的绘画亦如是。

石涛曾说:“作书作画,无论先辈后学,当以气胜,得之者精神灿

烂,出之纸上。意懒则浅薄无神。”

吴昌硕的紫藤,便是得了足够的气息,精神灿烂,深刻而力透纸背,生动而呼之欲出。

不论画什么,吴昌硕从未有过“意懒”的状态。想起那张经典的吴昌硕半身照,那神情,令人陡然一惊。他的眼神很复杂,像是在蔑视着什么,反抗着什么,坚持着什么。满脸的沧桑无以言表。或许,是刚刚亲历了甲午战争的战败,戊戌维新的失败,八国联军入侵,他内心涌起不尽的悲怆与焦虑。又或者,透过战争的风云,他看清了旧王朝必将灭亡的命运,情绪又归于淡然。

总之,精神灿烂,是他苦难多舛的经历赠送给他的礼物,是他大半生与命运搏斗所积淀下来的灵光光芒。有人说吴昌硕的笔墨成就源于深厚篆刻的功底,但我读到的,是比刀痕更深、更有力度的心灵磨砺。

我也喜欢吴昌硕的诗。“古人为宾我为主,笔作天葩吐,叶为剑器舞,树可不著土,石亦何须补”“梦痕诗人养浩气,道我笔气齐幽燕”“离奇作画偏爱我,谓是篆籀非丹青”

“画与篆法可合并,深思力索一意唯孤行”,那种执着、狂傲,掷地有声,每每读之,令人振奋。

吴昌硕画中的这棵紫藤,将一块石头牢牢缠住,墨色并不浓。旁边弯弯曲绕的藤,甚至有些散淡,但仔细看,欲断还连,气息始终连贯着。右下角那一丛藤蔓,像是狂草一个“寿”字。《黄帝内经》认为,“宇宙大人身、人身小宇宙”,是否可以说,纸上的这股气象,是吴昌硕胸中无垠丘壑的写照。

又想起,齐白石也喜欢画紫藤。他的“红花墨叶”灵感,是受了吴昌硕的启发。记不得在哪里读过一则故事,齐白石拿着吴昌硕的紫藤画,与园林中的紫藤花进行比对,究竟哪个更好呢?他认为,吴昌硕的紫藤,比真实的紫藤更美。齐白石是聪明人,又肯用力。有人说他晚年的紫藤画已超越了吴昌硕。但实际上,一个天真,一个苍郁,不同的风格面目,不可同日而语。像是生长在天南海北的两棵紫藤,吸收着各自的水土营养,书写着不同面目的四季轮回。



紫藤(局部)

诗酒趁年华

●陈鲁民

东坡居士在《望江南·超然台作》里有名句:“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莫在老友面前思念故乡,姑且点上新火来烹煮一杯刚采的新茶,作诗醉酒都要趁年华尚在啊!其中最能打动人心的,大概就是“诗酒趁年华”这一句。

作家张爱玲曾不无得意地说:“出名要趁早!”虽功利心太强,但也可视为对“诗酒趁年华”的通俗注解。人一旦出名,自然到处都有美酒鲜花等着你,想一日三醉都没问题。但你凭什么出名呢?还不是靠诗书文章,建功立业。不论是为文还是行武,是著书立说,写诗吟词,攻城略地,勒石燕然,还是文人雅集、勾栏买醉、游街夸官、军营言志,也都要趁年华正轻。年轻才有这个心气儿、这个干劲儿、这个豪兴,自然也有更大的可行性。

年轻是欢饮的资本。人生苦短,青春易逝。无怪乎曹孟德会生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无限感慨。“醉里挑灯看剑”,则是辛弃疾正当年时的豪迈之声,再老上十岁试试,还会有这样的激情?日前,我和几个老友小聚,喝了一个时辰,一瓶白酒还没喝完,真是喝不动了。想当年,三十来岁时在一起小酌,一人喝一瓶白酒还不过瘾,最后要来几瓶啤酒来“涮涮喉咙”,这才志得意满地各回各家,还都骑着自行车,既不迷路也不摔跤。

恐怕少壮,酒也怕少壮。若上了年纪,就千万不要和年轻人斗酒,因为你没这个资本了。年轻人醉了,睡上一觉,第二天啥也不耽误,照样生龙活虎,该干嘛干嘛。老年人没个两三天就缓不过来,弄不好就喝进医院。人谁都有年轻的时候,二十多岁时,我在湖北神农架大山里当兵,因过年买不到酒,还曾喝过医用酒精,也照样高兴得大呼小叫,尽欢而归。

年轻更是写诗的资本。李白的“斗酒诗百篇”,杜甫的“三吏三别”,都是“趁年华”的佳作。更不说诗王勃的《滕王阁序》,李贺的《梦天》《雁门太守行》,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等,也都是“趁年华”的产物。年轻,锐气逼人,敢想敢干,充满创作激情,没有条条框框,不知天高地厚;又有不知疲倦的精力,不甘寂寞的劲头;再加上才华横溢,感情丰富,诗就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地从心里流出。

南怀瑾先生有名联:“三千年读史,不外功名利禄;九万里悟道,总归诗酒田园。”既明白如话,又深刻之极。功名利禄固然很俗气,但没有功名利禄作基础,诗酒田园也难以高雅起来,甚至连饭都吃不上。因而,那些醉心于诗酒田园的人,也要“趁年华”而努力工作,挣回一份功名利禄才是个正事。开创田园诗派的陶渊明,不是还得自己种地养活自己,“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

如今有一句话很时髦:不奋斗,无青春。奋斗同样也要“趁年华”。奋斗着的青年人,勇敢无畏,自信自强,“气吞万里如虎”,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人到中年,不少人就渐无奋斗激情,开始屈从命运安排,或干脆变成油腻大叔;人老境,则大多都失去了奋斗的力量。说好听点叫“志在千里”,其实也就是有心无力,想想而已,只剩忆旧了。一个人如果在该奋斗的时候没有“趁年华”,做出一番事业,大好时光都蹉跎过去,一事无成,碌碌无为,这辈子也就算是白过了,老了一定会后悔的。

学者们大多认为元散曲嘲讽、否定屈原,是元代楚辞学的一大特色。但在元诗中,元人对屈原既有肯定与同情,也有不赞同。

元诗肯定屈原主要是肯定其忠贞爱国的志行与高洁的人格。元诗对屈原忠贞爱国的肯定随处可见,如王旭《读(离骚)》“奸骨百年尘朽,忠名千古日月光”,秦衡《题燕穆之楚江秋晓图》“愧我无才重吊屈,忠魂千古有谁招”,王沂《题屈原渔父图》则点出了屈原的“眷眷乡国心”,刻画了其至死不忘故国的忠贞形象。在肯定屈原的高洁时,元人则多以香草,特别是以兰入诗,对其进行称赞。如丁鹤年《画兰》:“湘皋风日美,芳草不胜春。欲采纫为佩,惭非楚楚臣。”此外,揭傒斯《兰》、郑元祐《题子昂兰》、张渥《题明雪窗兰》、马臻《移兰》等都表达了这一主题。元诗也对屈原的遭遇表示同情,如袁桷《挽王尚书四首》(其二):“楚泽痛哭伯”,同情之心跃然纸上。这类作品还有卢亘《和陶子济的二首》(之一)、柳贯《题离骚九歌图》、王冕《明上人画兰图》等。元诗对屈原的不赞同主要是反对其“独醒”,自沉汨罗。反对其“独醒”的元诗并不少见,如“一尊正候陶征士,莫学三闾爱独醒”(《次韵简苏昌龄学士仲铨禅师》)。又如谢应芳《和顾仲瑛金粟冢燕集》:“忍饥自作首阳鬼,独醒谁念湘江累”,许恕《丁酉午日前陈北庄》:“高咏楚辞茅屋底,汨罗谁吊独醒魂”。反对其自沉汨罗的士人,自古有之,仅汉代就有贾谊、司马迁、扬雄、班固等人,但元代诗人表现得尤其直接,喊出了“君莫学屈原,空葬鱼鱼腹”(于立《题醉卧图》)的话语。

元代诗人对屈原志行及人格的肯定,对其遭遇的同情等,大多历代有之,并无新意。而对屈原“独醒”、自沉汨罗的反对,虽不是首发,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心态。在元代,儒生的地位一落千丈,不仅没有稳定的入仕之路,还被种种不平的措施压制。元代科举时废时行,曾被废弃长达七十余年;恢复之后,又分榜取士,即使中举,也仍然没有出头之日。于是,士人们便认为“归隐山林”或“饮酒自醉”才是生存之道。在这样的背景下,元代文人在诗中否定屈原“独醒”、自沉汨罗

元 诗 与 楚 辞

●陈静

也就不足为奇了。

元人对屈原的志行虽有不赞同,但对屈原的作品却十分喜爱推崇。元代理学家吴澄就曾讲,孔孟而下,人们乐传以屈原为百数十君子之文。在元诗中,也可见元人对屈原作品的喜爱,元人读《离骚》的情况,随处可见,如“一灯深夜读《离骚》”(周霆震《戏笔》),“柴门尽日无人到,读罢《离骚》更煮茶”(李源道《暮春即事》)。

元代诗人不仅喜爱读《离骚》,在创作上也有意学骚。元初诗风承宋末,或承继四灵、江湖诗派,流于浮浅;或继承江西诗派,调字酌句,争奇斗怪。元人认识到这种流弊之后,主张“宗唐复古”,即古体宗汉魏晋,近体宗唐,以期扭转风气,这几乎是学界公认。但除此之外,也有部分元人认为只有自然而然地表达性情,才能进一步破除元诗模拟、浮浅之风,所以主张由汉魏上溯到风骚,继承风骚中的“性情之真”与“性情之正”。所谓“性情之真”即“性情流出,自然而然”(吴澄《王实翁诗序》),“性情之正”则是“怒而不怒,哀而不伤”。屈原的作品不仅得“性情之真”,也得“性情之正”。如朱熹所言,屈原的作品虽然辞旨“怨怒激发”,然“皆生于继续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是一种自然流出,不能自己的真挚情感。屈原的作品也并不是“怨君”,而是寄寓了其“忠君爱国眷念不忘之意”,在客

观上可以起到“正人心”的作用,合乎儒家“吟咏性情之正”的诗教理想。元人也看到了这一点,如吴澄虽然认为诗“古祖汉,近宗唐”(《胡助诗序》),但其也认为《诗》《骚》“性情流出,自然而然”,所以他也说“言诗,颂、雅、风、骚尚矣”(《诗府骊珠序》)。如虞集认为屈原的《远游》得“性情之正”,其言:“《离骚》出于幽愤之极,而《远游》一篇,欲超乎日月之上,与泰初以为邻。”(《胡师远诗集序》)此外,赵孟頫也曾任《南山樵隐序》中引黄庭坚之言,强调作诗要“本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

这些诗人不仅在诗学理论上主张人们学骚,也进行了创作,皆有骚体诗传世。如吴澄有《泗滨四章》《楚歌五阙劝潭士归乡》《题芦雁飞鸣宿食图》《楚语赠欧阳尚古》等,虞集则有《钓雪操》《思鲁琴操》《东山操》《题柯博士九疑秋色图》等,赵孟頫则有《杨坚州治水歌》一篇。即使不着重学骚的诗人,也在客观上受到楚骚的影响,如胡应麟《诗薮》说揭傒斯“师李,旁参三谢”,但其也有《桂林歌赠胡秀才》《新安许氏兰秀轩》《所藏远山图》《题陈氏松巢图》等骚体诗。据学者统计,元代诗人创作了将近340首骚体诗,占元代骚体作品总数的一半以上。

元代骚体诗对屈原作品进行了模仿。首先在体式上,元代骚体诗主要采用《九歌》的体式,也有一些作品用《离骚》体

和《橘颂》体,如陈义高的《望乡歌寄卢疏斋》交错使用《离骚》体和《九歌》体,句式较为灵活。除了体式上的运用,有的骚体诗直接在序言明是模拟屈原作品之作,如沈贞在《乐神曲并序》中自言:“乐神曲,拟楚词九歌而作也。”有的作品虽然没有说明,但直接引用了屈原作品中的字词、句子。如陆仁《题文海屋洛神图》一诗,直接引用了《九歌》中的“折芳馨兮遗所思”“目眇眇兮愁予”两句。黄玠的《浴兰之歌叹往事也》,以及于钦的《巢湖中庙迎神歌》《送神歌》等对《九歌》皆有不同程度的引用和化用。

但元诗学骚,最终只是停留在对体式、字句的模仿上,并没有深入其内在的精神气质。元代骚体诗往往也慨叹社会的不公,宣泄人生失意的痛苦,表达壮志难酬的郁结。如吴澄的《题芦雁飞鸣宿食图》,其诗曰:“败芦兮萧萧,肃肃兮嗷嗷。警夜兮沈寥,为一饱兮辱泥滓以劬劳。鸿冥冥兮九霄,偌大鹏兮逍遥。”芦雁为求一饱,忍辱劬劳,但却始终无法“上九霄、偌大鹏”。吴澄以芦雁喻人,揭示了有元一代文人空有才华却无法展示的悲哀。虽然偶尔也能看到作者对社会的不满和反抗,但都比较温和,并无批判当时社会黑暗不公、谴责君王忠奸不辨的锋芒。

胡应麟《诗薮》点评元诗云:“元之失,过于临模,临模之中,又失之太浅。”元诗学骚亦是如此。元诗学骚,本意是破除模拟、肤浅的流弊,但最终却只是沿袭了屈骚的表达方式而失去了其本质和精神。缺少了深厚的文化含蕴和深沉的悲剧意味的元代骚体诗自然深意不足,明人认为其微不足道也有一定道理。